

语言学 论文集

第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语言文化研究所 编



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语言学论文集

(第四辑)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语言文化研究所编

陈楚祥 主编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学论文集 第四辑/陈楚祥主编;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语言文化研究所编.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3

ISBN 7-5623-1156-0

I. 语…

II. ①陈…②广…

III. 语言学—文集

IV. H0-53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五山 邮编 510641)

责任编辑:谢树琪

华南理工大学印刷厂印装

*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625 字数:238千

印数:1—500

定价:25.00元

前 言

我们在编辑出版的前几辑《语言学论文集》的“前言”中曾引证了国内外一些学者关于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科学的论点。现代语言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现代科技的飞跃发展，充分证实了这些学者的真知灼见。

在当今信息时代，特别是电子计算机广泛用于各个领域且日新月异的时代，信息的识别、转换、储存、交换都有赖于语言文字。语言学研究已进入了广阔的世界，成为现代科技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语言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大和深化，语言学研究与其它学科的相互渗透，除了形成属于社会科学性质的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美学语言学等交叉学科以外，还产生了涉及自然科学的诸如数理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生态语言学等新兴学科，还有综合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所谓“宇宙语言学”等。而语言学本身也在不断衍生出新的学科分支，如篇章语言学、模糊语言学、

语用学、语料库语言学等。总之，语言学研究有广阔的前景，大有可为。

语言学既有理论研究，也有应用研究，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一切理论均来自实践，而实践又以理论为指导。归根结底，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吕叔湘先生就曾明确地指出：“语言学是一门联系实际的科学”。所谓联系实际，从大的方面讲，是要联系当前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经济建设的实际；从局部而言，是要联系我们外语教学的实际，培养外语人才的实际。

我们编辑出版这几辑《论文集》的宗旨就是要“推波助澜”，即推动高校的语言学研究。本集的撰稿人都是高等学校教师，其中有毕生从事外语教学与研究的老教授，也有肩负继往开来重任、学有成就的中青年教师，还有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我们本着行远自迩和集思广益的精神，把这本集子贡献给广大读者和同行。由于编者水平所限，敬请不吝指正。

编者

1996. 11

目 录

从“蜥蜴”说起——汉字性质刍议…………… 王 钢(1)

零位修辞刍言 …………… 谢栋元(18)

语言学的非语言现象——哲学的“语言转向”及其它

…………… 钱冠连(26)

漫话语用学 …………… 何自然(39)

同义词辨析的尴尬 …………… 程依荣(61)

词的非概念意义 …………… 詹德华(72)

试论言语行为的社会意义及其他 …………… 郑立华(83)

隐喻,时间概念的发展以及语言中时间概念

表达的个案研究 …………… 晏懋思(98)

英语的性别歧视与改变…………… 赵一农(115)

言语的双向性和意义的多维性…………… 章宜华(126)

试论塔尔斯基的 T 规则 …………… 董燕萍(137)

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述略…………… 曾衍桃(153)

论日语句子类型…………… 杨岫人(169)

浅谈日语的拟声词和拟态词…………… 陆 静(183)

英语情态动词的语义及语用特征…………… 曲占祥(190)

新词典——新观念…………… 黄建华(198)

漫谈言语活动中的随机现象兼谈特种语文

词典的编纂…………… 陈楚祥(211)

关于提高英汉词典质量的几点建议…………… 伍谦光(224)

英语教学型词典中的动词句型表示法…… 司徒淑滢(241)

电子词典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章宜华 黄建华(254)

Windows 操作系统下的俄语电子词典类应用软件
…… 黄时勋(270)

英语节奏及其教学…… 刘建达(277)

阅读与听力间关系之探讨…… 李子容(284)

论口译的区别性特征…… 冯之霖(295)

翻译中的主语转换

——汉语人称句与英语非人称句的转换 …… 源可乐(304)

隐喻·认知·翻译…… 吕炳华(313)

合作原则与翻译理解及表达…… 刘季春(320)

双语词典学研究成果的一次检阅

——读《双语辞典学及国外辞典学论文索引》 …… 马桂琪(327)

从“蜥蜴”说起

——汉字性质刍议

王 钢

一

“蜥蜴”是汉语中一个双音节的单纯词，即所谓“联绵字”。这是一个很古老的词，《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中写作“蜥易”（《说文》未收“蜴”字，可能当时尚无）。《说文》：“蜥，蜥易也，从虫析声”；“易，蜥易，蜥蜴，守宫也，象形。”《说文》将“蜥”、“易”二字都释为“蜥易”，可见二字应是联绵字，用以书写一个双音节单纯词。蜥蜴是一种动物，《说文》正确地说“易”是一个象形字，即像蜥蜴之形，可见在造字之初它就是用来写“蜥蜴”这个双音节单纯词的，因此本应一字双音。

章炳麟（1869—1936）在其所著《国故论衡》一书中首倡一字重音说。他写道：“中夏文字，率一字一音，亦有一字二音者，此轶出常轨者也”。章氏为一字重音说举出了很多论据，虽然其中有些尚大有可商榷的余地，但是这一学说在汉字史研究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上面我们举出的“易”字，是汉字曾有过一字双音的一个比较可信的例证，可算是对章氏论据的小小补充。王凤阳同志在其近著《汉字学》中论及这一问题。他除了引述章氏举出的很多论据外，还补充了不少例证。此外，更为重要的是他从普通文字学的角度指出，由原始的图画文字进入到象形表意文字以后的初期阶段，“不论是单音节词还是多音节词（……只指多音节的单纯词，不指合成词），在象形

字里都是用一个图像去表示。”因此他认为，汉字在其初期阶段也应该是和口语中对该字所记录的词的读音一致的，字是单音的读单音，词是多音的读多音。他还指出：“在象形表意文字诞生之初，写多音词的字，一字表多音应是常例。”

按现代的关于文字起源和发展的理论，自源文字在作为表达和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形成初期，其基本符号都应是词字，即一个字（一个符号）写一个词。这样的书写符号大都是有关事物的直观简略图形。因此又称象形字。对于那些无法或难以用图画的办法写出的词，就通过同音代替的方法借用已有的象形字来写。这在我国传统的文字学中称之为假借，在国外的文字研究中多称为画谜法。

上古汉语中单音节词占有大多数。但也有一些多音节（以双音节为主）的单纯词。对于这些多音节单纯词，在汉字形成之初，凡据其词义容易或能够画出有关事物的简略图形的，就造出象形字，正如以像蜥蜴之形的“易”字来写“蜥蜴”这个双音节词；而无法或难以通过图画的办法写出的，就假借已有的同音的象形字来写出。由于古汉语中占大多数的是单音节词，要找出同音的双音节词很不容易，于是就有了假借两个已有的写单音节词的象形字来书写那些难以造象形字的双音节词这种办法。

甲骨卜辞有连用的“冒母”二字：“八日庚戌，有各（来）云自东，冒母，昃，亦有出虹自北，饮于河。”《汉字学》中认为“冒母”即《说文》中的“𩇛𩇛”。《说文》：“𩇛，𩇛𩇛，小雨也”。“冒母”与“𩇛𩇛”音近，卜辞的文意也是说天气。因此，卜辞中的“冒母”即《说文》中的“𩇛𩇛”的说法是可信的。今天我们还将很小的雨叫做毛毛雨，也许这正是古代这个双音节单纯词的反映。如果说卜辞中的“冒母”是后来《说文》中写作“𩇛𩇛”的

双音节词的假借写法，而《说文》中的“𧈧𧈧”是为从前在卜辞中写作“冒母”的那个词另造的形声字，这至少是十分可能的。

那些以一字写一个双音节词的字，即一字读成双音节的字后来都消失了。其中的绝大部分，可能先经过按音节的假借写法，最后都被形声字所取代。在《说文》中还可见到，书写这类双音节词所用的字，只有一个形声字，而另一个仍是假借字，例如虫部的“堂𧈧”、“悉𧈧”、“荣𧈧”。至于“𧈧易”的写法，则是将原先写双音节的字，改为只写词的后一音节，而另造了形声字“𧈧”，用以写词的前一音节。

为什么这些一字写一个双音节词的字消失了呢？这是一个尚待研究的问题。目前只能说古汉语的词汇以单音节词为主，一字一词，一词一音（每个词只有一个音节，但同音词现象很普遍，这是假借的基础），即使在汉字形成初期，象形造字方法由于本身的局限性，所能造出的象形字十分有限，假借已得到很大发展。在双音节单纯词的书写上，虽然有像“易”写“𧈧𧈧”这样的一个象形字写一个双音词的情况，但更多的可能仍是像“冒母”写成“𧈧𧈧”那样用两个假借字来写。少数向多数看齐，这种被称为类化的现象在语言文字的演变中是常见的。

一字写一个双音节词（一字二音）的现象消失后，汉字就成了一字一音的一统天下。单音节词用一个字写，双音节词用两个字写，几个音节的词就用几个字写。一个字一个音节成为汉字的普遍原则，可以说无一例外。曾经把仿译词“千瓦”写成“𧈧”，现在按规范应分写成两个字。当今民间还可见到个别的省略写法，例如把“图书馆”省写作“圀”，由于有违反这一原则，进入不了正式文字，而且流传也不广。现代汉语中用一个字写出的名词后缀“儿”不自成一个音节，而是同位于其前的音节合并成一个音节（语音学中称之为“儿化”）。这种两个字

写一个音节,是有违一字一个音节的唯一例外。

尽管汉字是一字一音,但是汉字并未成为音节文字。对于汉字来说,字同音节的对应关系主要是多对一:相同音节的词要视词义的不同分别写成不同的字。也有一对多的情况:同一汉字视其所写的词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读音(多音字)。

二

甲骨卜辞“今夕其雨”是卜问“今夜下不下雨?”。“今”,甲骨文多作,《说文》释为“是时也”,这不应是字的本义。据有的学者考释,“今”从倒口(A),下面一画表示所出的气和声,是呻吟的吟的本字,借为今昔的“今”后字为借义所专,另造了表示本义的形声字“吟”。“其”字,甲骨文多作,是簸箕的象形字,卜辞中多借来写疑问词“其”。《说文》:“箕,簸也,从竹、,象形,下其六也;古文“箕”省……”其实,非古文省箕为,而是后人将繁化为其、为箕。

甲骨文是汉字产生后的早期形态,当时假借用法十分盛行。据《汉字学》中引用的统计材料,郭沫若著《殷契粹编》所录的卜辞共两万余字次,其中假借字有一万余字次,占总数的60%以上。这种情况是不难理解的。当时,形声字尚处于萌发状态,老的造字方法(包括象形、会意、指事)的造字能力十分有限,为了满足书面交际的需要,要写出已有的词和不断出现的新词,只有通过假借这一十分方便的不另造字就能将词写出的方法。有了假借这种方法,可以说在已有的象形、会意、指事字的基础上,没有什么词是写不出来的。

在上古汉语单音节词占大多数的情况下,由于假借盛行的结果,一字写多词的现象十分普遍,这就不能不给书面交际

造成障碍。为了克服这种障碍便是继假借字盛行之后出现形声字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书面交际中,语境只限于上下文,因此一字写多词要比口语中由于同音词所引起的歧解更甚。

形声字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不过字数不多,大约只占总字数的 1/5;在卜辞中出现的字次所占有比重更小,大约只有 1/20。到了战国时期,形声字已有很大发展。字数已升至字汇总数的一半以上。东汉许慎撰写的《说文》共收字 9 000 余,其中形声字占 4/5 以上。

《说文》:“西,鸟在巢上,象形。”可见“西”字是“棲”的本字。甲骨文中已借“西”字来写方位名称的“西”。“棲”字是为了区别于西方的“西”而另造的形声字。《说文》:“雲,山川气也,从雨云,像雲回转形;𩇔,古文省雨。”这里许君又颠倒了字的演变顺序:不是古文省“雲”为“云”,而是“雲”为古文“云”的繁化。“云”字甲骨文中多作或,可能如许君解古文“云”字所说,像云气回转之形,是个象形字;也有人认为是从上(二,古文上)从勹(古文包)的会意字。云字借为云谓之“云”,“雲”是为了区别于云谓之“云”而另造的形声字。《说文》:“胃,穀府也。”所谓穀府即人体内六腑之一的消化器官。春秋金文中有借“胃”为“谓”的情况,但石鼓文已出现“谓”字,谓字是为了区别于“胃”另造的形声字。

有的字被假借后,为了区别原来书写的词和借来书写的词,字为借来书写的词所专用,另造一个形声字写原来的词,例如上面举出的“今”和“吟”,“西”和“棲”,“云”和“雲”;有的字则是仍用以写原来书写的词,而为借字书写的词另造形声字,例如“胃”和“谓”。

有很多形声字的产生是与假借无关的,其中绝大部分是

为了区别同源词而产生的。同源词是由一个单音节词通过音变或词义分化而造成的不同的词。这些同源词有的不同音，不同中还有同(音变造词)，有的同音(词义分化)。用来书写它们的字有不少是在相同的声旁上加不同的形旁而构成的形声字。这样的形声字声旁相同，字义相关。宋朝人王圣美正是据此提出了声旁表义的“右文说”。

《说文》：“勹，裹也，像人曲形有所包裹”；“包，像人怀妊，已在中，像子未成形也”；“胞，儿生裹也”。清代《说文释例》的著者王筠指出：“《说文》之勹，今包也，故以包裹说之；《说文》之包，今之胞也，其说解全是胞义。《玉篇》包下亦沿用其义，而又曰：今作胞。”“勹”、“包”、“胞”三字为同源字(书写同源词的字)，后“勹”废而以“包”代之，“包”的本义则又造从肉包声的形声字“胞”以表之。

《说文》，“卷，膝曲也”。段注：“引申为凡曲之称”。《说文》：“拳，手也。”《玉篇》：“拳，屈手也。”朱骏声曰：“张之为掌，卷之为拳。”《广韵》：“蜷，虫形诘屈。”《离骚》：“蜷局顾而不行。”王逸注：“蜷局，诘屈不行儿。”“蜷局”亦作“踠踠”，“蜷”，“踠”为异体字。《新华字典》：“蜷(踠)，身体弯曲。踠局，拳曲不伸展。”“卷”、“拳”、“蜷”是同源字，“拳”是在“卷”上加形旁“手”构成的形声字；“蜷”是在“卷”上加形旁“虫”构成的形声字。

形声字是“求区别的产物”。无论是由于字的假借还是词的同源而引起的一字写多词，都会给书面交际造成障碍。要克服这种障碍，造形声字是最佳的选择，也可以说是唯一的选择。形声字的大发展体现了汉字发展史的第一大趋势(原则)：词有专字，字写专词。

汉字在字和词之间，即使仅就单音节词而论，也从来未做

到百分之百的对应。但是可以说,在形声字的大发展之后,基本上(或很大程度上)做到了词有专字,字写专词。即使在书写双音节单纯词上,也深受其影响。“蟋蟀”的“蟋”和“蟀”,“螳螂”的“螳”和“螂”,“蜥蜴”的“蜥”和“蜴”,这些字都只用于书写唯一的一个词。它们所写的既不是词,也不是语素,只不过是相应单纯词中的一个音节,但是这些音节的写法却是相应词所专有的。汉字的字数多,字形繁,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这些只有字音而无字义的形声字似乎可以称之为“虚形声字”。

形声字的大发展挤占了假借字的大部分地盘,假借字的应用范围缩小到主要书写外族外域的族名、地名和人名方面。例如:匈奴、突厥、吐蕃、楼兰、柔然、呼韩邪(汉匈奴单于)、松赞干布(唐吐蕃王),等等。今天我们对外国地名和人名的音译仍是借用已有的音同或者音近的汉字。

三

现代汉语中“人”是一个词,“人民”也是一个词,“人民性”也是一个词。“人”是一个单音节词,“人民”和“人民性”则是多音节词。这样的多音节词和前面谈到的多音节单纯词有所不同,它们是可分拆的,由两个或几个语素构成,每个语素都有音有义。单音节词也可看成是由一个语素构成的词。不过,切不可将语素和音节混同起来。一方面,音节是单纯的语音单位,而语素则是音义的结合体,同一个音节相对应的可以有多个语素;另一方面,语素也有多音节的,在多音节单纯词中就只有一个语素(例如蜥蜴、蟋蟀,还有坦克、沙发,等等)。由多个语素构成的词,语法中称之为复合词或合成词。

上古汉语的词汇是以单音节词为主的。在词汇的发展史

中,复合词的产生首先是两个单音节词组成的词组由于经常使用而凝固成为一个词的结果。这样的复合词出现很早,在先秦文献中已经有“国家”、“天下”、“天子”、“君子”等这样一些由词组凝固而成的复合词。词组凝固成为复合词后,其中原来的词也就不再是词而成为构词成分的语素。在已有的由词组凝固而成的复合词的基础上,后来按照它们的格式,以单音节词作为材料构成了很多复合词。中古汉语中复合词在口语词汇中已十分丰富,这可从唐代称之为变文的文学作品中看出来,其中多数一直沿用至今。例如:欢喜、悲哀、容许、疲劳、赞扬、忍受、指挥、报答、非常,等等。到了近代,汉语中的复合词更加增多,在词汇中占了大多数。

至于复合词的书写,也同样服从一个字一个音节的原则,有几个音节就用几个汉字。但经常仍是同一音节在不同的词中要用不同的字,而有时同一汉字也可用来写不同的音节。由于复合词中大多数语素是单音节的,因此字和语素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应的;在不同的词中同一个语素用同一个字,同一个字写同一个语素。

就单音节语素而言,同一个语素在不同的词中,一般说来,都是用同一个字来写(异体字除外),用不同的字来写的情况是少见的。然而同一个字写不同的语素则并不鲜见。现代汉字中有不少多音字,例如“禅”有两读:在“坐禅”、“禅师”、“禅杖”中读[chán];在“禅让”中读[shàn],因此应是一字写两个语素。另一方面,也有非多音的字用来写不同语素的情况。例如“易”字在“容易”、“轻而易举”、“通俗易懂”中和在“贸易”、“交易”、“易地而居”、“移风易俗”中,所写的也应是两个不同的语素。

尽管有这些一个字在不同的词中写不同的语素的情况,

但是就单音节语素而论,作为常规仍然可以说汉字的每一个字基本上(或很大程度上)是同语素对应的。

上古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交际活动日益频繁,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要增多词汇,单音节词的构词可能性是有限的,多音节词(其中以双音节词为主)的发展就是为了满足这一需要应运而生的。由于单音节词作为语素构成了数量庞大的多音节词,汉字也相应由一个字主要写一个单音节词变成了一个字主要写一个单音节语素。因此,一个汉字主要与一个语素相对应的这种关系是汉语历史演变的结果。

前苏联的普通和比较文字学家 V. A. Istrin 在其所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1965)一书中指出:“在文字史上几乎见不到一种发达的、彻底的语素文字。这是因为把词分析成语素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发达形态的语素文字十分罕见,只有在特别有利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现代汉语的大部分多音节词是按照已变成词根语素的最初的单音节词互相结合的原则而构成的,结果是表示汉语单音节词的汉字就开始用来表示相应的词根语素”。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只能说汉字的每一个字在很大程度上是同单音节语素相对应的。至于由联绵字书写的多音节语素则又另当别论,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在上面已有论及。

四

关于汉字的性质,在中外学者中众说纷纭。在国内汉字是表意文字的说法最为常见,它已见诸建国以来中央人民政府关于语言文字政策的正式文献之中。表意文字这一术语原本

是英语 Ideography 的汉译,该词由希腊词根 *ideo*(概念)和 *graph*(书写)构成,原意是“概念的书写”。在西方,自从普通和比较文字学兴起以后,学者们把文字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图画文字阶段,表意文字阶段和表音文字阶段。三个阶段也分别代表了世界古今文字的三大类型。西方学者早期对汉字的研究针对的主要是古代汉字的情况。汉字字数众多,字形繁难,同音的词视词义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字,因而被认为是历史悠久而又至今仍在使用的表意文字的典型代表。

后来的一些文字学家不赞成使用表意文字这一术语。他们认为,记录语言的文字不能直接同思维挂钩,既然文字是记录语言的,那就应该根据文字中的单位符号同语言单位之间的对应关系来划分不同的文字类型,这样划分出的文字类型有:表词文字,语素文字,音节文字和音位文字(字母文字)等。图画文字是记事不记言的原始文字,不在成熟文字范畴之内。

从这种观点出发,I. Gelb 在其专著《文字的研究》中把汉字(不分古今)同苏美尔楔形文字,古埃及文字等古典文字并列,称之为语词-音节文字。这就是说,这些文字的字符除表示语词外,还可用以表示音节(古埃及文字中只表示音节的辅音)。按原苏联学者 Istrin 的论述,现代汉字应属语素文字,其中的字符主要表示语素。F. Coulmas 在《世界的各种文字系统》一书中认为,汉字最好看成是语素-音节文字(这是赵元任先生使用过的术语)。

无论把古典文字(包括古汉字在内)称之为语词-音节文字,还是把现代汉字称之为语素-音节文字,指的都是这些文字的很多字符兼有二用,既用作表词字或语素字,又用作音节符号(在古埃及文字中用作音节内的辅音符号),但作为表词字是其本职,而作为音节符号则是兼职,是建立在同音代替原